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

聂鸿音

本文的目的是借助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确定汉语—契丹语的对音体系，并证明这些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是以汴洛为中心的一种古代汉语北方方言。

一

对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的研究始于日本的山路广明①。他在研究中采用了传统的译音对勘法，先把一些契丹字假定为汉语借字，然后再从汉字的读音入手来构拟契丹字的音值。他所使用的方法本身在理论上完全讲得通，但在具体字音构拟的实践上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并不是因为选择的研究方法不对，而是因为他忽视了这种方法赖以存在的基础。众所周知，要使对音的结论能够成立，应该满足以下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是假定的汉语借词必须准确无误，其次是必须了解当时当地汉语字音的详情。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山路广明并没能对有关词语进行详密的验证，再加上混淆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因而他所假定的汉语借词有不少都经不起推敲。另外，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是10世纪汉语的某种北方方言，而对这种方言的考释在汉语音韵学领域也还是个空白，难怪他主观设想的汉字读音往往似是而非，严重地影响了构拟结论的准确性。60年代，苏联的沙夫库诺夫也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了少量汉语借词②，同样收效不大。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但由于他们二人都未能满足这两个先决条件，所以其成果只能构拟不够准确的零散字音，而契丹语的整个声韵系统则始终是水月镜花。

1975年以后，我国内蒙古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几位学者通力协作，开展了对契丹小字的全面研究，这批成果最初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上，后来又总结在《契丹小字研究》这部巨著中③。《契丹小字研究》详细辨析了半个世纪以来契丹语文研究的各项结论，在此基础上用反复比勘的方法找出了一批汉语借词，继而构拟出了131个契丹原字的大致读音，占契丹原字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这在契丹语文研究史上堪称为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从根本上说，《契丹小字研究》之所以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它基本解决了上述两个先决条件的第一个。书中提出的汉语借词全都经过反复详密的验证，可以说绝大多数准确无误，那么，针对这些借词拟出的原字读音自然就比较合乎情理，这与山路广明的臆断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也应看到，满足上述为契丹字拟音的第二个先决条件仍然缺乏坚实的根据。

① 参看山路广明《契丹语的研究》，油印本，1951；《契丹制字的研究》，东京，1956。

② 参看 Э.В. Шавку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сшифровке малой кидань-чжурчжэн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Эпиграфика востока, 1963。

③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85。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契丹小字研究》在给对音汉字标音时引用了三套语音系统，即“切韵系统”、“宋代音拟音”和“中原音韵”。按一般的说法，《切韵》音系代表的是7世纪的长安方言①，“宋代音”大约指12世纪的汴洛方言，《中原音韵》则代表了14世纪的北方官话。这三套音系的时间和空间都相去甚远，其间的关系难以考定。如果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继承发展的关系，那么这三套音系中就至少有两套没有资格作为契丹字音构拟的证据；如果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继承发展的关系，那么具体的汉字拟音就难免陷入大量难以解释的矛盾之中。比如书中第81页上有以下例子：

	切韵系统	宋代音拟音	中原音韵
皇	ɣuɑŋ	ɣuaŋ	xuaŋ
太	t'ai	t'ai	t'ɑi

从音理上讲，如果有一个前元音位于两个发音部位靠后的音中间，这个前元音的发音部位就会因同化作用而逐渐后移，最终变成后元音；如果有一个后元音位于两个发音部位靠前的音中间，这个后元音的发音部位也会因同化作用而逐渐前移，最终变成前元音。可是，《契丹小字研究》中“皇”、“太”两个字的拟音方向却恰恰相反。*ɣuaŋ>xuɑŋ或者*t'ɑi>t'ai这样的演化完全可能，而这里的*ɣuɑŋ>xuaŋ或者*t'ai<t'ɑi则很难令人信服。

很明显，我们需要找到更为直接的音系证据，从中推导出契丹人掌握的汉字读音的详情。然而不幸的是，古代汉文字书在这方面没有提供丝毫的便利条件。目前我们对关中及西北一带的中古方言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而对幽燕及东北地区的古汉语几乎还一无所知。辽代留给我们的字书只有两部，一部是释行均的《龙龛手镜》，另一部是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龙龛手镜》的价值在于它广泛收录了唐代以来写本经卷中的俗体字，而书中的反切系统则全盘因袭《切韵》一派韵书，缺乏幽燕方言特色。《续一切经音义》的目的在于解释佛典专名，体例全仿玄应和慧琳的《音义》，其反切注音只可看成唐代梵汉对音的用字规范，而不能引作辽代北方口语的证据。仅有的两部辽代字书都无法使用，因此《契丹小字研究》的作者没有得到拟音的可靠基础。

也许是限于篇幅，《契丹小字研究》未能深入考察有关的汉语方言，而且从音系学角度来看，作者具体的拟音方法也还存在个别问题。但尽管如此，他们翔实的词语考证和对一百多个原字的初步构拟已经思之过半。甚至可以说，书中虽然没有最终建立起一个严整的汉语—契丹语声韵对应系统，但既然有了丰富可靠的资料，距离这个理想境界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现在我们可以在《契丹小字研究》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利用有关材料，推导出汉语借词所涉及的契丹语声韵系统，并建立汉语和契丹语的译音对应规则。然而，如上所述，在流传下来的汉文字书中寻找一套现成的辽代汉语方音系统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里另外发掘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就是《辽史》中的汉译契丹词语。

我们把《辽史》中的契丹文—汉文对音字和契丹小字中的汉文—契丹文对音字加以比较。这两份材料代表了两个相反的译音方向，用以相互参证，自然就容易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顺便说，以前许多研究对音的著作往往只注意了时间性和空间性，而忽略了其中的“方向性”。所谓“方向性”，就是要明确地建立“谁译谁”的概念。两种语言的声韵系统不可

① 依高本汉说。参看 B.Karlgren,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4。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能完全一致，彼此间的音译总是会出现参差错落的现象，如一音对多字、一字对多音等等。我们在研究对音时，如果不注意从相反的方向探寻这些参差现象的本原，那就可能陷于迷惑而难于解脱。例如近古北方汉语的“夫人”一词传入蒙古，出于文字写法上的关系，在蒙语中读 *fudʒin。这个读音后来又从北方传回中原，由于当时北方汉语里没有 dʒ 声母，只好近似地读作 futɕin，于是相应的汉字也写作“福晋”了。假如我们忽略了译音的方向性，仅仅看到了汉—蒙对音，那么就恐怕要误认为古代蒙语的 dʒ- 都读 j-了。同样，倘若我们仅仅看到了蒙—汉对音，也许就会得出汉语的“晋”曾读 dʒin的错误结论。

《契丹小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汉文—契丹文的对音例子，与此相反的契丹文—汉文的对音例子则大量保存在《辽史》里。为了获取后一种资料，我们对《辽史》里的汉文对音字作了一次抽样考察。抽取的样品自然是其中的《国语解》一篇，不过《国语解》中所收的二百多条词语并不都代表了地道的契丹语音，因此必须再从中做一番筛选工作。有三类词显然是必须排除在外的，首先要排除一批肯定是或可能是意译的词，如“果下马”、“祭东”、“卓帐”等；其次要排除一些明显的外族词语，包括突厥、回鹘语的“可敦”、“俟斤”、“挞马”、“详稳”等，以及汉语的“敞史”、“大石”等；最后还应排除个别多音的汉字，如“涡”（窝陀二音）等。这样筛选之后，剩下的只有契丹语的人名、地名、职官名和少量语词，计有80多条。其中可能还存在个别未知的外族词语，但在研究中当不致有碍于大局。

二

把上述两类译音字进行对比之后，首先不难确定以下声类是契丹语和汉语所共有的：

契丹原字	汉语声类	《辽史》对音字例
又	明	弥麻漫抹母莫么
公	泥（娘）	娘领奴浓乃女捏耐耨
𡍮	疑	牙兀讹瓦伍
𠂤 𠂤	来	律濑烈里离林利庐卢鲁剌落辣览

前三个声类分别是鼻音 *m-、*n- 和 *ŋ-，这在契丹小字材料中就有十分明确的证据，如又可译“密”字的声母 m-，又可译“金”字的韵尾 -m；公可译“内”字的声母 n-，又可译“院”字的韵尾 -n；𡍮可译“仪”字的声母 ŋ-，又可译“圣”字的韵尾 -ŋ，等等。来母字所代表的声类也没有什么问题，《契丹小字研究》把𠂤、𠂤、𠂤都拟成 *l-，完全可从。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契丹语里存在声母 *r- 的可能性。众所周知，汉语对音向来不能区别外族语的 l- 和 r- 两类声母①，所以契丹语里即使有 *r-，也无法在汉语译音中得到反映，它只能存在于《契丹小字研究》所拟的131个原字以外。

除此以外的其他声类就显得复杂一些——《契丹小字研究》提供的不少契丹原字都能用来与两个以上的汉语中古声类对音。出现这种现象，无疑是因为契丹语的声母数量少于有关的汉语声母数量。我们可以借助魏晋时期的梵汉对音理解这个问题。梵文的双唇塞音声母有 p-、ph-、b-、bh- 四个，而古汉语只有 p-、p‘-、b‘- 三个，这样，魏晋僧侣在翻译佛经时就只好用汉语的一个 b‘- 去对译梵文的 b- 和 bh- 两个声母。如果我们单纯从梵文的角度出发，也许还会得出汉语并母有 b-、b‘- 两读的错误结论。顺便指出，《契丹小字研究》

① 这里不考虑汉译佛经中临时造的口旁字，如“罗”la：“啰”ra 之类。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处理这类对音材料时有一个原则性的缺陷，即多少有些忽略了对音格局的系统性。例如有𘍽和𘍾两个原字，著者把前者拟作 *s- 而把后者拟作 *ts-，构成了两个对立的音，实际上这两个原字都能用来对译汉语“祖”、“将”、“宗”、“酒”的声母。那么，契丹人究竟把这四个汉字念成什么音呢？如果念 ts-，他们就没有理由在本族语言里有 ts- 的情况下故意把它译成 s-；如果念 s-，他们也绝不会在本族语言里有 s- 的情况下故意把它译成 ts-。这就好象 soviet 汉语译成“苏维埃”，倘若把第一个对音汉字的声母换成 ts-，译成“祖维埃”之类，那就不太合理了。

下面我们来看《契丹小字研究》提供的齿头音对音例子：

契丹原字	对音汉字
𘍽	酒将宗子祖（精母）青漆（清母）前（从母）西仙宣三修小相（心母）
𘍾	祖进节祭浙左宗将酒紫子（精母）静（从母）
𘍿	刺（清母）司（心母）

很明显，造成这种混乱现象的原因是契丹语只有一个齿头音声母。那么这个声母是 ts-、ts‘- 还是 s- 呢？上面的材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幸好我们还能从《辽史》的对音汉字中得到启发——《国语解》使用的齿头音汉字计有“萧速选思撒苏莎髓珊辛先斯新赛璞”等，这些都是清一色的心母字，塞擦音精、清、从三个声母的字一个也没有出现。这是个决定性的证据。汉语音韵学研究证明，古汉语的齿头音声母至少有 ts-、ts‘-、s- 三个，那么，假设契丹语里真的有声母 ts- 和 ts‘-，《国语解》里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精清母的汉字。现在既然没有找到这类字，那就只能说明契丹语里根本没有 ts- 和 ts‘-，而只有一个 *s-。这个 *s- 用来对译汉语的心母是最贴切的，对译精、清、从三个声母就不太合适，可是契丹语里实在没有完全相当的声母，因此也只好借用近似的 *s- 来凑合使用。这自然使我们想到日译汉音的情形：古日语里也没有声母 ts- 和 ts‘-，所以汉语的精、清、从心四个声母的字在日语里都念 s-，如“精” sei、“清” sei、“从” siyou、“心” sin，这恰与契丹字对音的道理相同。《契丹小字研究》的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正确地把 𘍽 和 𘍿 拟作*s-，但遗憾的是，他们仍然把 𘍽 拟作 *ts-，未免破坏了译音的系统性。

与齿头音相似的对音现象还出现在唇舌牙三类塞音里面。下面是《契丹小字研究》提供的例子（只记声母拟音，下同）：

契丹原字	拟音	对音汉字
𘍻	p	伯骠保（帮母）仆部（并母）
𘍼	t‘／t	太（透母）台大（定母）
𘍽	t‘	统（透母）同（定母）
𘍾	t	都（端母）度（定母）
𘍿	t	点德（端母）特大殿（定母）
𘎀	t／t‘	德（端母）通（透母）殿（定母）
𘎁	k	光公功宫京景经江兼监检圭国金军校（见母）郡骑（群母）

乍一看这个表似乎难以理解，尤其是舌头音组，在对音汉字中竟出现了端、透、定这全部三个汉语声母。不过从汉语语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古全浊声母在当时应该已经清化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切韵》时代全浊塞音的清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原音韵》型”，古平声字的浊声母变为送气清音（*b‘>p‘、*d‘>t‘、*g‘>k‘），古仄声字的浊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声母变为不送气清音（ *b‘>p、*d‘>t、*g‘>k），入声字不在此例；另一种是“《番汉合时掌中珠》型”，古全浊塞音不论声调平仄，一律变为送气清音（*b‘>p‘、*d‘>t‘、*g‘>k‘）。这两种演化类型在现代方言中分别以北京话和梅县话（客家方言）为代表。如果我们假设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读音属于第一种类型，显然无法解释对音字中错综复杂的情况，但如果假设它属于第二种类型，我们却能在《辽史》里发现一些历来不被人们注意的有趣现象。

《辽史》的汉译契丹词语里使用了 p-、p‘-、t-、t‘-、k-、k‘- 这全部六个声母的汉字。当我们把其中的古全浊和次清声母并成一类（送气）之后就不难看出，这些声母的出现大致有以下三个条件：

一、带送气声母的汉字多出现在非母汉字之前。如：暴里、迭烈（特）、挞林、梯里（己）、达剌（子）、独卢（金）、塔里（拾）、敌烈（麻都）、陶里、夺里（本）、忒里（蹇）、吐里、题里。

二、带送气声母的汉字多出现在词语的末尾。如：怦里盱、炒伍佤盱、麻普、迭烈特。

三、带送气声母的汉字有时也出现在另一个塞音声母汉字之前。如：蒲割（领）、徒覩（古）、拖古（烈）、（弥里马）特本。

送气声母出现的这三个条件与不送气声母基本上构成互补关系。其中第一条规律可能反映了契丹语里有 p‘l-、t‘l- 之类的复辅音。可以假定，契丹语的基本塞辅音只有不送气的 p-、t-、k-，但在 -l-（-r-）的前面则要读成送气的 p‘-、t‘-、k‘-。这自然使我们联想起法语的连音变读规则：法语的基本清塞辅音也只有不送气的 p-、t-、k-，如 pas [pa]、tu [ty]、quand [kɑ̃]，但在两种情况下要变读为送气的，第一是与 -l- 或 -r- 构成复辅音时，如 place [p‘las]、trois [t‘rwɑ]、classe [k‘lɑ:s]，第二是位于词尾时，如 pope [pɔp‘]、toute [tut‘]、quelque [kɛlk‘]。这两条规则恰与我们在契丹语中发现的前两条规律相符。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契丹语的唇舌牙三类塞音声母只有 *p-、*t-、*k- 三个，它们在汉语借词中被用来音译汉语的 p‘-、t‘-、k‘-，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借代，并不反映有关契丹原字的实际音值。至于《辽史》对音汉字的第三条规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契丹人习惯把第一个音念得响亮一些，否则象英语那样，在两个塞音连读时取消前一个塞音的除阻动作，似乎容易使人听不太清楚。

下面是《契丹小字研究》提供的有关喉牙音混读的字例：

契丹原字	拟音	对音汉字
𠂤	x／k‘	乾（群母）县（匣母）
𠂤	k‘	开（溪母）
𠂤	x-	虎（晓母）
𠂤	x／k‘	空期开（溪母）兴徽许（晓母）

表中拟音为 x／k‘ 两读的应该是具有固定读音的一个声母。这个契丹声母不会是 k‘-，因为上文我们已经证明了契丹语里不存在作为基本声母的 k‘-，况且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契丹字既可与溪母对音又可与见母对音。这个契丹声母也不会是 x-，因为下文我们将证明契丹语里另有一个声母 *x-，而带这个声母的契丹字与我们目前讨论的声类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既象 k‘- 又象 x- 的声母究竟是什么呢？《辽史·国语解》里有两个对音字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一是“忽儿珊”，当是译自伊朗东北部的地名 khorasan，其中晓母的“忽”字相当于 kho；另一个是“虎思斡鲁朵”，当是译自西辽都城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名 gus ordo，其中晓母的“虎”字相当于 gu。这两个例子使我们想到，这个契丹声类的实际音值应该是 *q-，不过由于它从来不和汉语的见母（k-）相当，所以它在发音时可能多少带一点送气的成分。

这个 *q- 的发音部位和 k'- 非常接近，听起来既象 x- 又象 k'-，所以在古代地名的汉语译音中经常出现 k-～x-、k'-～x-、g-～x- 之类的对音例子，如 karakhoto 译作“哈喇和屯”，khwarism 译作“花剌子模”，ganga 译作“恒河”等。至于转写为 q- 而汉译为 x- 的例子就更多了，如 qamqanas 译作“憾哈纳思”，qaraltai 译作“合剌合塔”，qara-qorum 译作“哈喇和林”，qayin 译作“哈因”，qobag 译作“虎八”，qoco 译作“和州”，qum-sengir 译作“横相乙儿”等等①。另外，在记录亲属语言的突厥文、回鹘文，以及时代稍晚的蒙古文和察合台文中，都有表示 q 的字母，这也可以作为契丹语里有 *q- 的一个旁证。

与汉语影、云、以三个声母对音的契丹原字有以下几个：

契丹原字	拟音	对音汉字
闶	iŋ	应（影母）
坐	uei	尉（影母）卫（云母）
仲	ue	院（云母）
丙	i	宥右（云母）射游（以母）

《契丹小字研究》正确地把这批字拟作零声母 *〇-。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古代汉人在音译外族语言时，也有时用汉语的影母字来代替 g- 或 ɣ-。如《国语解》的“详稳”译自突厥语的 sangun，其中“稳”相当于 gun；《元史》的“横相乙儿”译自突厥语的 qum-sengir，其中“乙”相当于 gi，《番汉合时掌中珠》里也有不少影母汉字用来对译西夏语的 *ɣ-②。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我们还不能确定究竟哪个契丹原字的声母是 *ɣ- ③，所以《契丹小字研究》所拟的零声母仍是现时比较稳妥的结论。

与日母相当的契丹原字只有一个 文，《契丹小字研究》拟作 ʐ-。鉴于汉语的儿化元音 ər 在当时已经产生（kerman《国语解》作“起儿漫”），因而汉语的大部分日母字肯定都已变成了 ʐ- 声母。不过这个 ʐ- 仅仅是汉语的读法，已知的突厥—回鹘系统的文字中都没有表示这个音的字母。我认为似应把 文 的读音改拟作 *ʒ- 较为恰当。这个 ʒ- 是阿尔泰诸语言里很常见的音，在现代语言的音译中，它也总是和汉语的 ʐ- 相当，法语的 Jean [ʒɑ̃] 译作“让”，Julien [ʒyliɛ̃] 译作“儒莲”，就是这样的情形。

《契丹小字研究》提供的轻唇对音字如下：

契丹原字	拟音	对音汉字
分	p'／f	府夫傅（非母）副（敷母）父辅驸（奉母）
业	p'／f	妃（敷母）奉（奉母）平（并母）
杰	v	文武（微母）

① 对音例引自冯承钧、陆峻岭《西域地名》（增订本），北京，1982。

② 例见黄振华《文海反切系统的初步研究》，载《文海研究》，北京，1983，第84页。

③ 《契丹小字研究》把与匣母汉字对音的契丹原字都拟作 ɣ-，这恐怕是作者的疏忽，因为汉语语音史上的匣母清化发生在并定群诸母的清化之前，而当时的北方汉语里既然已经没有 b-、d-、g-，自然就更不会有 ɣ-，相应的契丹原字也只能是 *x-。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当时汉语里非、敷、奉三个声母都已合并为 f-，只有微母是 v-。另外，《国语解》里没有出现非敷奉母的对音汉字，说明契丹语里没有 f- 声母。我们可以把 **分** 和 **业** 的读音改拟作 *p-，这不但能解释 **业** 字对音的轻重唇混读，而且还能与突厥文、回鹘文的字母表音系统相符。契丹人用读作 *p- 的原字来对译汉语的 f-，完全是在音系中没有 f- 的情况下所采用的一种权宜替代手段，就象藏文借用字母 ཕ (p'a) 来对译外语的 f 一样。

最为复杂的是契丹语的正齿音声母。《契丹小字研究》提供了以下例子①：

契丹原字	拟音	对音汉字
𘤀	tʃ'	州昭（照母）册（穿母）丞郯臣尚上（禅母）
𘤁	ʃ	枢（穿母）省圣山守书水少帅室（审母）尚署（禅母）
𘤂	tʂi	职政（照母）郑（澄母）
𘤃	ʂi	事（床母）诗史师使（审母）侍（禅母）
𘤄	tʂ'ɑ	察敞（穿母）尚（禅母）长（澄母）

上表只出现了“郑”、“长”两个舌上音澄母字，并与正齿音字同用一个契丹字对音，《国语解》中也没有出现一个舌上音汉字。据此不难断定，契丹语里没有和汉语 ʈ-、ʈ'- 相当的音，契丹人只好借用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塞擦音来对译。

前面我们知道了契丹语里不存在送气的基本辅音，自然可以设想契丹正齿音也只有 *ʧ- 和 *ʃ- 两个。然而困难的是确定这五个原字的哪一个念 *tʃ-，哪一个念 *ʃ-。其中 **𘤂**、**𘤃** 两个字比较好办。**𘤂** 用来对译照母和澄母，音值应该是 *tʃ-，这与帮、端、见三组声母的情形一样；**𘤃** 主要用来对译擦音审母和禅母，音值应该是 *ʃ-，其中只有一个“事”字属床母，是个例外。众所周知，古床母多数三等字今读擦音，如“事赎示士纾神实顺舌蛇绳食”等等，也许这种由塞擦音到擦音的演化当时已经在进行了。禅母汉字的读音也经历过类似的演化，古平声字今多读塞擦音，古仄声字今读擦音。用这条规律观察上表的对音汉字，可以发现问题就出在“尚”、“上”两个字上。如果不考虑这两个字，**𘤀** 和 **𘤄** 就应是 *tʃ-，**𘤁** 就应是 *ʃ-。最好能象齿头音那样，排除这个塞擦音 *tʃ-，只保留一个 *ʃ-，那么在解释对音字时就没有任何矛盾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辽史》里有不少照穿床母的字，如“札主只轸楚炒闸”等，这证明契丹语的确有相似部位的塞擦音，所以，我们只能为契丹语拟出 *tʃ-、*ʃ- 两个声母，同时承认在“尚”和“上”两个字的对音上还存在一点例外。

三

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把契丹小字中对译汉语词的声母系统总结一下。契丹语里共有15个声母：p、m、v、s、t、n、l、tʃ、ʃ、ʒ、k、x、ŋ、q、〇。

*p- 用来对译汉语的帮滂并非敷奉母，例字：**𘤅分尒业𘤆付**。

*m- 用来对译汉语的明母，例字：**又**。

*v- 用来对译汉语的微母，例字：**𘤇**。

*s- 用来对译汉语的精清从心邪母，例字：**伞仐廿**。

*t- 用来对译汉语的端透定母，例字：**王丞仍尺为久六公今**。

---

① 契丹对音和当时的汉语方音都已不能区分正齿音的二、三等，所以表中也就笼统地标作“照穿床审禅”。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n- 用来对译汉语的泥（娘）母，例字：**公**。

*l- 用来对译汉语的来母，例字：**小发笑**。

*tʃ- 用来对译汉语的知彻澄照穿床母和禅母平声，例字：**支本友子刃雨吊**。

*ʃ- 用来对译汉语的审母和禅母仄声，例字：**兆戈**。

*ʒ- 用来对译汉语的日母，例字：**戈**。

*k- 用来对译汉语的见母，例字：**几曲**。

*x- 用来对译汉语的匣母，例字：**主介不列**。

*ŋ- 用来对译汉语的疑母，例字：**发**。

*q- 用来对译汉语的溪群晓母，例字：**业永北义**。

*〇- 用来对译汉语的影喻母，例字：**同关点发泥丙**。

与声母相比，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韵母资料就显得少些，其中需要讨论的只有与汉语通遇效流四摄和宕摄入声对音的一些例子（只记韵母拟音）：

契丹原字	拟音	对音汉字
及	u	吾（遇摄）保道少(效摄）副游右（流摄）洛略（宕摄）
夬	ɑu	宥（流摄）洛（宕摄）
丙	iou	宫（通摄）游修酒留（流摄）

汉文“保”字契丹对音为 **丹及**，《契丹小字研究》拟音为 p-u；汉文“宥”字契丹对为 **百夬**，《契丹小字研究》拟音为 i-ɑu，与汉语实际读音差距较大。因为汉语通遇效流四摄和宕摄的入声字在契丹对音中多有互用，所以我们应该设想有关契丹原字的主要元音是相同的。我认为应把这批契丹字拟作 *-o，这个 o 是通遇二摄在当时北方汉语中的普遍读法。《切韵》时代的效摄（au）和流摄（ou）变读为 o，可以认为是一种“单元音化”现象，而宕摄入声（ak）变读为 o，则是在失掉韵尾 -k 的同时又发生了“元音高化”的缘故。

由此我们知道，契丹小字用以对译汉语词的韵母有 21 个：a、e、ue、o、io、ɔ、i、ui、ai、am、em、an、en、in、un、iun、aŋ、iaŋ、uaŋ、iŋ、oŋ。

*a 用来对译汉语的假摄二等及山摄二等入声，例字：**为不吊**。

*e 用来对译汉语的假摄三等及山摄三四等入声，例字：**文**。

*ue 用来对译汉语的入声月韵，例字：**艾发夯**。

*o 用来对译汉语的遇效流三摄及入声屋铎二韵（一等及三等唇音），例字：**介分尔及尺夬土久谷吞发笑只们北**。

*io 用来对译汉语的遇效流三摄及入声药韵（三等，唯唇音作 o），例字：**兴当丙**。

*ɔ 用来对译汉语果摄开口一等，例字：**及**。

*i 用来对译汉语的止摄、蟹摄（齐祭韵）及入声质韵，例字：**王关北百**。

*ui 用来对译汉语与 i 相配的合口，例字：**火发夯**。

*ai 用来对译汉语的蟹摄开口一等，例字：**丞平**。

*am 用来对译汉语咸摄一二等，例字：**乃**。

*em 用来对译汉语咸摄三四等，例字：**丞**。

*an 用来对译汉语山摄一二等，例字：**奏买**。

*en 用来对译汉语山摄三四等，例字：**方虫**。

*in 用来对译汉语臻摄开口，例字：**雨**。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un　用来对译汉语臻摄合口一等及三等唇音，例字：**朴父**。

*iun　用来对译汉语臻摄合口三等，例字：**亦永**。

*aŋ　用来对译汉语江宕二摄开口一等及合口三等唇音，例字：**黑业忘**。

*iaŋ　用来对译汉语梗摄二等及宕摄开口三等，例字：**业**。

*uaŋ　用来对译汉语宕摄合口，例字：**主杰**。

*iŋ　用来对译汉语梗曾二摄三等，例字：**同**。

*oŋ　用来对译汉语通摄一等，例字：**水太风当**。

大致确定了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声韵系统之后，我们就可以考察一下契丹人借去的汉字读音究竟属于哪种古代汉语方言。

历史上的契丹领地自西至东分别与回鹘、党项和汉族区域接壤，契丹人所说的汉语方言必然和这三个地区中的一个有关。现在可以把这三个地区的文献中记载的汉语字音和契丹读音作一个对比。我们把10世纪前后的回鹘文译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回—汉对音系统称作回鹘方言①，把12世纪的西夏文语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夏—汉对音系统称作党项方言②，用邵雍所著《皇极经世书》中的“声音图”代表11世纪的汉语汴洛方言③。具体的对比涉及四个方言现象：1）f- 和 xu 的分混，2）n- 和 l- 的分混，3）韵尾 -m、-n、-ŋ的分混及失落，4）韵尾 -p、-t、-k 的分混及失落。

1）党项方言的 f-、xu 有混读现象，如**薙**字音“飞”又音“惠”，回鹘、汴洛、契丹方言不混。

2）党项方言的 n-、l- 有混读现象，如**蕤**字音“糯”又音“罗”，回鹘、汴洛、契丹方言不混。

3）回鹘方言的 -ŋ 有失落现象，如“玄奘”作 huintso，“洛京”作 laoki，党项方言亦多有失落，如上引西夏字音“罗”又音“狼”，汴洛方言和契丹方言不混。

4）入声韵尾 -p、-t、-k 在党项方言全部失落，在回鹘方言保存基本完好，在汴洛方言除侵谈二摄（-p）外全部失落，契丹方言的 -t、-k 全部失落，侵谈二摄的入声字未见。

显而易见，契丹方言与汉语汴洛方言最为接近，因此我们可以说，契丹族与汉族最频繁的接触点虽然是在古幽燕地区，但无论是契丹人所说的汉语还是幽燕地区汉人的口语，都是以汴洛地区的语音为基磐的。

---

① A.von Gabain, Die Uigurische U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 SPAW, 1935, Berlin.

② Luc Kwanten, The Timely Pearl, A 12th Century Tangut Chinese Glossary, Bloomington, 1982。

③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册，北京，1966。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